

2



新刊大宋宣和遺事貞集

天輔十四年金主自皇后上仙之後喜怒不常帶刀  
劍宮中有忤旨者必手刃殺之是時止有趙妃當寵  
累欲以陰計中金主以雪國耻又因暑月常以冰雪  
調腦子以進因此金主亦疾一日因左右奏趙某父  
子見於西汙州听候指揮近者四太子又為韓世忠  
敗於金山死於舟中而回南朝之勢漸欲廣大可將  
此三人更移入北地金主曰可移向五國城時趙妃  
坐其側曰陛下以臣妾故倘庇其父兄不至凍餓亦

妾之蒙恩也金主曰外事汝何得知妃曰父母骨肉何可不忍陛下還有父兄也無語甚厉因此金主發怒曰留汝宮中外有父兄之讎內有妬忌之意一旦禍起吾悔何及妃曰汝本北方小胡奴侵凌上國南滅炎宋北威契丹不行仁德專務殺伐使我父兄孤苦他日汝亦遭人夷滅也金主愈怒手刃殺之或曰阿計替手持文字至前北帝曰我共大王又走六七百里路也帝曰何事阿計替曰得旨又移我幾個往五國城來早起行次日阿計替引帝徒行出護衛者

六十餘人出西汗州至晚約行六七十里帝后俱不能行泣告阿計替曰何不告金主就此地令將我獻殺何故只管教我千里外去也阿計替曰須是忍耐強行勿思佗事但有阿計替在大王且莫憂似此又徒行五七日鄭后病甚不能行帝乃負之而進是晚后崩於林下時年四十七歲倉卒之際路傍用刀掘坑以身上衣服而埋之二帝皆哭之慟護衛人亦有不忍者亦有詬罵者催促起行又經二日始達五國城下入城頗與西汗州相類城中民居五七十家皆

荒殘不成倫次入官府有大庭及廊廡皆倒損護衛者引帝至庭下庭上坐一紫衣番人阿計替懷中取出文字示之老番唯唯使人引帝入左廡之下小扉進一窄室惟有小臺可坐二人而已四壁皆土墻庭前設木柵護衛之人緘封而去日昃得食一盂二人分食之或日上皇因哭鄭妃一目失明不能覩物終日合目坐室中呻吟求死時年五十一歲因語帝曰吾祖宗二百年基業一旦罹外國之腥膻禍起奸臣之手一家三千餘口今惟有汝一人在此余外骨肉

流落聞之皆爲奴婢雖帝妃爲蓋天大王所得靈州別後不知今復如何上皇不時泣淚日疾轉甚月餘一目枯矣或日庭中設祭儀若祀神者云祭天王蓋彼中所重者是夜列燈燭至中夜止帝於牖中望神祝曰只願速死南則愿中與北則愿早迁內地是日夢神自空降揖帝於庭謂帝曰我實北方神天王者也上帝命我統攝陰兵衛南北生靈自此更有十年天下太平矣南朝中與與昔相類而訖升天而去帝悟語上皇曰吾之夢亦如鬼神祥矣或日有中貴人

坐庭上與番相對坐引帝至庭下語曰北國皇帝欲  
立趙氏爲后稱是荆王文吳王孫女未知宗派實跡  
遣我來問汝可具圖上帝曰亦不記的實自京師破  
日宗正文字皆爲北朝所取想尚在何不檢閱中貴  
又言常見后說在京師時呼太上爲伯父今上爲伯  
父后有二子長曰殊哥小曰青哥早晚必有太子今  
月十一日想已開立了當中路又逢蓋天大王夫人  
蕭氏爲我起居二帝及后餘無所言帝曰鄭太后已  
死矣言訖上馬而去又日有中貴坐庭下使人引帝

至庭下言稱金國皇帝與皇后旨揮許令將鄭太后  
朱皇后同葬於五國城官給棺木俄有人以担荷二  
竹簾篋二喪皆零落骨殖復合取二木函殮之葬於  
淺山之下又以皇后恩澤特於二帝因禁城中自便  
往來不許出城自此二帝問或出外坐于市中民家  
且話南朝事民不敢答但以供需少飲食而已一日  
五國城新同知到名曰瓜歐自燕京來乃一小胡列  
侍妾數人坐庭上召二帝至庭下詰之賜酒肉曰此  
地去燕京稍遠可以保護自屏后呼其妻出拜二帝

曰此女汝家人也婦人出拜以衣胡服二帝不能識之乃云記得父是今上官家第不知為何王名位自此稍得其夫婦相顧頗援拘禁或曰牌使至五國城宣北國帝勅曰契勘皇后趙氏已廢為庶人賜死今瓜歐妻趙氏是庶人親妹及統國不律介妻亦是庶人親妹並令賜衣瓜歐夫妻拜命訖婦人泣下如雨其夫亦淚下屏使遣人以捧敲殺之取其首去且戒瓜歐大哭數日不止自此後復拘二帝如前又戒阿計替善監視且不知廢后之由或曰阿計替得所聞

事白帝曰生是肅王女為即主妻前日因妬忌已殺之又以荆王女為妃生乙男乙女今已位為皇后因在宮中與即主奕碁言語犯之即主厉声曰休道我敢殺趙妃也敢殺趙后后泣下而起衣冠待罪金主怒不已送入外羅院即宮掖門所囚也內侍椎喝利者又譖后有私於人又恐怨言又與常夫人密語殿內言訖泣下每月朔望焚香南面再拜似此言廿餘事金主遂大怒賜死外羅院以至后族屬為燕京官妻十餘人並賜死故及瓜歐之妻也自趙后之死上

皇拘繫日急又慮朝廷不測乃絞衣成索經梁間故欲自盡少帝竟而特下泣曰不可如此且臣子不孝無道致君父子若此陛下求死臣何容於世爲萬世罪人矣監者知之以湯飲帝自此不能食者數日雖便溺之往亦從行時賴監者阿計替寬容見勉以不云木煎湯饋之云此中無藥物有疾者只煎此木作湯飲之自愈其不雲木者初生無枝葉暗地中生城北最甚天氣晴明則掘地求之色如枯楊柳大小如筋蔓延數十步曲屈而生上皇服稍定又云此木可以占病之吉凶初次煎湯數次之因其木浮者病即愈沉者即死半沉半浮者病久不愈是日阿計替有疾語不出口昏默困卧帝憂以不雲木自煎泡木果浮於湯面如旋轉扶不止持令阿計替服之是夜出汗遂無餘疾

天輔十七年宋紹興四年二月十八日金主歸天立太子完顏亶爲君即位改元天眷有赦或曰春深草木不甚萌茂有一使到官府中呼二帝至庭下且言宣北國命曰新皇帝即位已收得康王在燕京趙某

父子更移往均州却令康王入均州即日發行五國  
城至均州又五百里路極艱惡是日約行六十餘里  
日色已黑路不可辨狐狸悲笑林麓間微風細雨大  
不類人鬼火縱橫終無止宿地皆磽确或有水賊草  
莽蔽野又有大林涉水而過牽足而行淅泥中又爲  
瓦礫所損血流苦楚不能行如此數日只見天色陰  
晦若重霧罩人其氣入口鼻中嗽出皆成血次行至  
一古廟無蕃籥之類惟有石像數身皆若胡中首長  
鐫刻甚巧阿計替曰故老相傳此乃春秋時將軍李

牧祠不知建廟之因其像堂前有井皆石砌其面好  
瑩如瑪瑙深百丈每漢甚則泉乾枯胡甚則井泉泛  
溢以土石投之則有声如牛吼其水又能治病隨行  
之人各於腰下取皮袋俯首就井中取水水甚清澄  
飲之甘美二帝視神呪曰金主之威井水可卜傳聞  
聞九第已遭執縛五國已滅未見的耗若神有灵容  
我一占以見乃白神曰吾國復興與望神起立帝之意  
蓋爲中國不復具如神之不能立也故不此祝謾求  
之耳良久石像聞有声如雷身或搖振如踴躍之狀

衆視之起立於室中紋理接續如故衆大駭帝據拱手稽首父子再拜稱慶又行數日值日夕陰曠霧氣遮障遂停於一小井市間或見人人皆彼土人擊鼓揚兵仗旗執幟牽土牛上各坐一男一女皆斷其首以縛其牛背流血滿身其小兒首用索縛於牛項下云往官府祝神去也帝相隨至官府中庭下鳴鼓拔刀劍互相鬪舞請神祝禱亦有巫者綵服画冠振鈴擊鼓於前罗列血流布地請爲首者皆跪膝胡拜言乞不可辭少頃就牛上取男女首于地復碎其肉列

器皿中又庭下刺牛血盛器中其男女首乃於庭上梁間作声如雷有小兒三人自梁棟中循柱而下弓矢在手跳躍笑語皆毳衣跣足近視之並有三口取器中血舉而頓食之其庭下鼓声大作逡巡食其半鼓舞大喜而不食徑趨于二帝前拜伏如小兒見長者之状移時不起札畢又欲回身走避其小兒與身復升庭循柱於梁間作声如雷不復見矣彼處人言數世紀神未嘗見有此歸伏之礼如此之敬帝必天人也遂以血拜肉作食以獻帝后衆啖之而去又數

月終至均州帝與從行人移在泥地濕淖中居止因  
此火困

天眷三年宋紹興六年經夏及冬上皇疾甚不食旬  
日不復有藥彼中疾者止取茶朮子啖即愈帝亦進  
上皇啗之味苦及下咽喉輒成瘡疾滿腹帝自土坑  
中顧視上皇則僵踞死矣帝嗚咽不勝其慟阿計替  
勉帝可就此間埋藏問其俗乃云無埋瘞之地死者  
必以火焚尸及半以杖擊之投州石坑中由是此水  
可作燈油也語未已隨即護人已白官中乃引彼土

五七人徑入坑中以水共貫上皇而去帝號泣從之  
只至一石坑之前架施於其傍用茶朮及野蔓焚之  
焦爛及半復以水滅以木杖貫其尸曳弃坑中其尸  
直下至坑底帝止之不可但躑躅於地大哭而已亦  
欲投坑中左右拽其裾止之曰古來有生人投死于  
中不可作油此水頓清淨力止之帝寃其日月乃天  
眷三年三月六也阿計替與衆人促帝回甚速帝哀  
悼日夜不已或日有牌使到州引帝至庭下宣圣旨  
曰天水郡公趙某北聞北死其子天水郡侯可特與

移往源昌州所命帝聞之大哭阿計替曰且主帝曰何以為喜阿計替曰此地去源昌州六百里却是南北甚去燕京甚近此乃即主知上皇死將大王移入近地也來日遂起發均州行西南去所行之路皆平坦好行非昔日往來之路亦有人物居息路傍閑花野草皆青白二色合成一花日夕所食皆乾糧自東京至此跋涉已數千里路矣阿計替曰賴我隨行若他人則大王已死矣又行五七日達源昌州入城見其色甚狀同知名赤黎喝乃是阿骨打從兄弟也引帝至

廡下見之謂帝曰汝是南朝少帝乎遠來辛苦又聞父母皆死北國皇帝推恩移汝在此毋苦惱命左右以杯酒鬻肉賜帝同食於廡下食畢赤黎喝問帝汝年若干而頭白若此帝曰某年三十六而跋涉數千里之遠安得不頭白赤黎喝曰汝但安心莫憂乃引帝出居小室其中有床褥但日夕所食粗糲乃與阿計替同宿凡在源昌州居止經年餘至天眷四年終召天水郡侯趙某於源昌州南行至燕京繇是抵鹿州壽州易州平順州所經行路皆榛荆大路頗平易

行每州各有同知間有遺帝衣服者有饋帝飲食者在處皆有之或日至一路傍有獻酒食者云此地有神事之最靈每遇貴人到此必先於夕前報之昨夜夢中已得神報言明日有天羅王自南北而來衣青袍從者十七人是阿父遣來路上祇候某等故以酒食獻阿計替并帝受之帝謂曰汝神廟在何處民指一山阜間有屋三間處是也帝與阿計替共往其祠入門如聞人揖声若有三十余人声衆人皆訝之既至像前視其神亦石刻乃一婦人狀手所執劍則鉄

爲之侍從者皆若婦人帝及衆人皆拱手稽顙而已既出門又聞如三十人唱喏廟無牌記其人但稱將軍而已阿計替曰天羅王者大王知之乎帝謂不知爲何意阿計替曰佛經曾有天羅神大王之身必自天宮謫降也帝曰何善多難阿計替曰此定業難逃帝笑而行又一日在途望林麓間有火煙起及聞鍾声阿計替曰此必寺宇也及入寺門見有石鑄二金剛並拱手對立又見胡僧出迎遂登正堂視神像高大首觸桁棟無他供器止有石盃香炉而已僧詰衆

人之來帝答趙某自均州及源昌州來要往燕京去計替曰此乃南国天子爲北国所執今往燕京見帝路經此地故來此少憇僧呼童子曰可點茶一巡與衆人吃時衆人與帝茶不知味十年矣阿計替且思茶难得燕京以金一两易茶一斤今荒寺中反有茶極美飲其氣味身体如去重甲之状及視茶器尽是白石爲之衆人中亦有更再茶者二童子收茶器及胡僧背趨堂後屏間而去移時不出阿計替等將謝而告行其趨屏後求之則寂然一空舍惟有竹堂後

小室中有石刻一胡僧二童子視其容貌即獻茶者是也衆人嗟嘆阿計替至寺前拜帝曰王帰国必矣敢先爲大王賀自大王之北徙南行盖有四祥一者妖神出拜二者李牧具身三者女將軍獻酒四者至僧獻茶帝亦微笑謂阿計替曰使我有前途汝等則吾更生之主也敢不厚報時盛暑中帝與隨行人已皆疲困並欲少息木下大風忽起濃雲自東南而升大雨如注雷電交作帝與從人急趨民舍避之少頃雷電大震帝所居民家一男一婦及小兒皆死去俄

有數丈大火流於帝前帝大驚而人已死矣其男婦背上皆有木篆而不可識一小兒有朱篆可認云章惇後三字帝曰章惇誤國家京城之陷皆因此賊爲之今果報若是及雨止平地水深尺許衆人皆不能行是晚宿民舍間問民曰此去燕京若干曰尚有七百里曰此地何名曰檀州北斯縣也次經過平順州入城屋甚雄壯居民繁密市中貨易類燕京阿計替引帝入州見同知訖乃令於驛舍安泊亦給酒肉甚豐厚帝至驛中小室亦有床褥几攬帳幙之屬帝見

稽首曰復見天上矣次歷諸縣皆如中州但風俗皆胡夷耳各賜酒肉飲食訖止宿則驛中也或日行至平水鎮去燕京只廿里阿計替曰來日至燕京矣是晚宿山寺中是房乃僧舍也衆人與帝同屋共卧聞鄰舍僧語有因果否一僧曰豈得无之况它前身自是玉堂天子因不聽玉皇說法故謫降今在人間又滅佛法是以有北歸之禍一僧曰想以死數千里之外矣一僧曰已死一僧已水火中葬之矣少帝審聽欲起排闥問之衆人所寢身骸隔礙不及而止僧

又問曰今南方康王如何一僧荅曰且教他讀了周易六十四卦了別作施行又問少帝如何問至此帝拱手聽之荅曰它是天羅主不久亦歸天上但不免馬足之報言訖更論廿年事皆金國中貴與南北臣僚不及記也時至鷄鳴寂无所聞時室中惟阿計替不寢聽之甚詳相約來日共究此事天明阿計替同帝排戶入其室則塵埃覆地若四十年無人迹至處遶寺呼集无一僧一童問外之民則謂經兵火而未復有也帝語阿計替曰言皆當矣但不曉讀了周易

六十四卦及馬足二字阿計替曰六十四卦名乃即位六十四年也馬足者則戒勿乘馬之意而已言畢遂行日高至午始至燕京時既入城門吏謂阿計替曰元帥在燕京可先往見之於是帝與阿計替行數十街民皆聚觀或泣或問勞者甚衆始至元帥府見粘罕帝不覺跪膝拜之粘罕遂以少荅禮止之遂呼左右將它趙某去賜酒食畢令阿計替會閣門吏許朝不許朝今晚先與海濱侯耶律延禧一處安歇言訖令人引帝出阿計替自此不從帝也是日從行至

燕京一十六人同阿計替補官賜金帛其餘少差引  
帝出者皆非舊人蓋元帥府人吏也引帝至一官府  
計會朝見見一紫衣人曰今早已降聖旨令與海濱  
侯同左羅院听旨引帝入一小室見海濱侯先在彼  
類客次從者三五輩皆女真人也海濱延禧謂帝曰  
趙公汝自何來帝曰自源昌州宛轉近六五千里父  
母妻子皆死何苦如是延禧曰吾與公大同小異我  
已自海耀州至已及五千里向日燕京相別今方再  
見路途辛苦與死為隣今日感荷皇恩再歸至此自

自升天不若是左右人曰但相勞問而已是夜宿於  
室中二人同床女真四人亦在室中二人至曉無敢  
說一言者來日有人引帝及延禧入小院中庭宇甚  
潔令二人坐左廡校椅上二人相謂曰不見此物十  
二年矣有紫傳聖旨曰耶律延禧同趙某並免朝見  
並賜入鴻翼府監收金人之鴻翼乃大朝之鴻臚也  
二人並再拜謝恩有旨仍賜冠服只在鴻翼府小室  
中居止得與延禧共房亦嘗得見金人至晚亦有傳  
送飲食其人有數輩更替相視亦監臨謹視之意一

日海濱侯執帝手私語云云帝拱手加額曰皇天皇  
天後二日有人告帝與海濱侯有異言奉郎主指揮  
令將二人出外分居其私語免與根究海濱侯居所  
則不知也帝出居在安養寺僧舍復見阿計替在彼  
中為監守人帝居一小室或與僧閑話一日阿計替  
屏去監守者密告於帝曰聞中國天子徙居臨安府  
無事南北未甚寧又云朝廷見有人在此講和欲以  
何為界復歸大宋三京乃南北流移人民必令大正  
歸國已差伴送帝但拱手稱死罪死罪而已或曰有

中使至持縑帛白帝曰郎主賜汝服與帝語不得令  
帝出其室門自此逾秋自冬逾春及夏亦少有賜酒  
帛之望矣自天眷五年十月至燕京居住及天眷七  
年四月中已及二年只在寺中拘監帝容貌稍稍復  
常時宋紹興十七年也

天眷十年金國注帝出寺於燕京之北賜宅以居雖  
云賜宅其實使人監繫監人閉固在外室得胡婦一  
人問之亦重囚也月給米五斗薪一束餘無有水火  
則隔門取緡於監人飲食畢不許存火洗濯縫衽二

一皆取於外且言得月錢一千爲監人所得供其所需外此皆監人受之也其室床几稍稍似安靜人家而苦夜中無燈至冬深迺到絮三斤及垢衣五件云官中所賜是歲帝所居室有怪過夜悲笑不止帝與胡婦但合眼而已

天眷十一年是歲因卽主生日嘗賜酒肉於盛暑中亦有少賜輕絹數丈秋九月所供洗濯胡婦死帝日夕飲食皆求之於監人於是月給薪米不復入其門又再遣三胡婦入帝室監者留之與監者相通

又相譖凡損甘餘人於是官司命徒帝居於城東王田觀薪火之類並令觀中請受之仍令監卒四人半壯半老主其出入飲食大槩如安養寺之監守也雖有衣服亦少賜矣

天眷十四年時金主淫靈不道內淫其女外及臣妾及杀害諸王岐王亮者阿骨打之後兄孫與金主即兄弟也其妻在燕京亦爲卽主所侵應諸王妻並皆如此由是上下生怨一天眷十五年卽主又杀淄王誅王十一人軍國政事皆由后之弟順國將軍駕攬

盛服及內侍缺立深祖並典國如三人而已

天眷十六年因卽主失政帝所居觀中官給時至時不至由是飲食缺少衣服破弊無復接續九月岐王亮殺金主亶而卽位改元貞元元年十月初三日又添監者至十八人牢固監之貞元二年亮徙帝入城中左廨院使二人拘執如囚狀飲食粗惡其廨院卽燕京元帥府之外獄也由是知亮有害帝之意

貞元三年金主完顏亮令諸將修置兵甲有南伐之意亮之母乃契丹延禧之姑爲完顏骨悉之妻每見

亮當誠之曰毋事兵甲南伐吾聞之兵凶器也不得輒用之况汝行殺逆以得天下而又以無道治天下殺戮已甚安可保一室之外復無一岐王乎亮叱之曰婦人不當於預政事命左右拽去其母曰我家亦曾如此勢焰今日何在亮遂送外羅院囚之大臣敢諫者隨以醢毒殺其母亮有妹皆淫之妹告於兄平王孚孚因事入見諫亮服罪醉平王以酒殺之是歲帝在左廨院經歲皆知拘囚之輩飲食稍不足如寺觀中也貞元四年亮又移帝右廨院錮之甚密貞元

六年亮又遺書與秦檜又得檜書言韓世忠諸將皆死亮乃酣飲無復內外意帝在右廨院拘囚父生濕淖似有中濕之疾正隆元年七月一日金因改元於宋紹興二十六年正隆二年三年大敗夏師夏主詣軍前納款帝猶在右廨院至正隆五年命契丹海濱延禧并天水趙某皆往騎馬令習擊掬時帝手足顛掉不能擊掬令左右督責習之正隆六年春亮宴諸王及大將親王等於講武殿場大閱兵馬令海濱使延禧天水使趙某各領一隊為較掬左右兵馬先以

羸馬易其壯馬使人乘之既合擊有胡騎數百自場隅而來直犯帝馬褐衣者以箭射延禧貫心而死于馬下帝顧見之失氣墮馬紫衣者以箭中帝帝崩不收尸以馬蹂之土中褐衣紫衣皆亮先示之意也帝是歲年六十終馬足之禍也是歲亮刷兵馬南征矣且說康王自靖康元年二月初二日使幹离不軍營為虜師留以為質因與金國太子同習射三矢一連中以告金太子自以其射不能及心疑其為將家子弟謂虜師曰康王恐非親王若是皇子生長深宮怎

能騎射之精熟如許留之無益于事莫若遣之換取  
肅王來質幹離不心亦憚康王之為人遂信其說遣  
之歸國康王從此得脫虎口之厄真是

龍離鉄網歸深海 鶴出金籠翔遠霄

康王歸國之後虜帥為見种師道姚古姚平仲折彥  
質折可求范瓊李綱輩勤王之師四集且為將取固  
予之謀纔得許割三鎮詔書且班退去當時若使欽  
宗信從种師道還擊之請力任李綱護送之謀則  
金人以孤軍深入必不得志而返雖檄召之來无亦

再舉之師矣惜朝廷群憊用事李邦彥輦持講和之  
說以畱偷安目前正如寢於厝火積薪之士火未及  
然自謂之安迨其勢熾薰灼則焦頭爛額而不可救  
矣此二圣所以蒙塵於沙漠九廟之所以淪辱腥膻  
者蓋自靖康虜退之後猶有宣和之遺風君臣上下  
專事佞諛惡聞忠訥寇至而不罷郊祀恐碍推恩寇  
而不告中外恐妨恭謝寇迫而不徹綵山恐妨行樂  
此宣和之覆轍可戒也柰何幹离不退師之後廟堂  
方爭立黨論畧無遠謀不爭边境之虚实方爭立法

之新舊不辨軍實之強弱而辨黨之正邪粘罕已陷太原幹离不已據真定朝廷猶集議弃三關地之便否尚特論於可棄不可棄之間金虜所以有待汝家議論定時我已渡河之請也十一月幹离不已階直定復以康王來質為請康王不忍以賊遺君父毅然請行欽宗為康王使幹离不軍許割三鎮命王雲為副王雲張皇賊勢動徹以彼強我弱為辭迫脅親王累無君臣之禮道經磁相二州有宗正少卿宗澤劾奏王雲有辱使命乞誅之雲方欲辨明而衆軍已交

手殺之矣宗澤力勸康王不可北去往時肅王已為奸臣所設大王可復誤耶不如暫留審視國計康王遂從宗澤之請不果使北將為潛歸之計且說幹离不自遣康王歸國後心甚悔之既聞康王再使遣數騎倍道催行康王車騎躲避行路困乏因憊於催府廟不甞困倦依堦砌假寐火時忽有人喝云速起上馬追兵將至矣康王曰無馬柰何其人曰已備馬矣幸大王疾速加鞭康王豁然環顧果有足馬立於傍將身一跳上馬一晝夜行七百餘里但見馬僵立不

進下視之則崔府君泥馬也康王遂徒步行至一庄  
竟為饑渴所逼奔入一村庄畧求漿飲有一老嫗出  
迎延入庄中老嫗徑出罪外久而方返因詢康王曰  
官人何來願聞其畧王曰吾為商於磁相間因為金  
兵劫擄以至於此嫗曰官人非商旅也莫是官中親  
王否前數日有胡騎追趕適有四騎來追問有康王  
由此過否吾已給之曰已過此兩日矣您追逐不及  
也追吏舉鞭擊其鞍道可惜可惜遂已回去矣大王  
且安心容進酒飯康王問嫗姓氏嫗但泣而不言再

三婦嫗曰妾之子李若水者仕宋朝已死於虜軍吾  
兒得為忠臣妾不恨矣妾聞磁相在迤有宗澤留守  
在焉食足兵強天下事尚可為幸大王勉之因出金  
銀數兩獻康王王受之相向而泣別嫗而去行一日  
到磁州宗澤迎謁百姓遮道留康駐軍

是時元祐皇后居延福宮張邦昌僭位至是三十三  
日群臣復請元祐皇帝番燕听政閏十一月康王至  
相州朝廷方議畫河遣聶昌往河東路耿南仲往河  
北路為割地使聶昌偕虜至絳州絳人殺之南仲偕

虜使王訥至衛州衛人殺王訥南仲遂奔相州見康  
王康王與耿南仲連衞揭榜召兵勤王人心思奮康  
王一日謂幕屬曰吾夜來夢皇帝脫所着御袍賜吾  
吾解衣而服所賜袍此何祥也次日報京師有使命  
來問之乃武孝生秦仔齋蠟詔命康王爲天下兵馬  
大元帥汪伯彥宗澤副元帥速領入衛康王捧詔鳴  
咽軍民感動十二月壬戌大元帥開府是時宗澤自  
磁州至王齡自潞州至梁揚祖自信德府至張浚王  
沂中皆已在麾下

乙亥侯章齋蠟書至催發勤王兵章言陛辭日皇帝  
謂臣曰康王辟中書舍人從行可令便宜草詔及起  
河北兵守臣自將入援是夜王命延禧草詔曉頒諸  
郡惟中山慶源被圍不得達元帥府五軍總一萬人  
又遣使招劇賊楊青常景等皆降順又得萬餘人也  
乙亥康王离相州使还馳報黃河未凍衆軍相顧驚  
愕康王密禱於天地河神行及于河渡報河水已合  
丙子大元帥統兵渡河壬午副元帥宗澤部兵二千  
人自磁州來會請康王進兵直趨開德解京師之圍

汪伯彥執講和之說欲阻其行澤領兵至東平許之  
戊子宗澤軍出南門進屯開德揚言大元帥在中  
軍

靖康二年康王至濟州除兵馬大元帥宗澤乞進兵  
援京師二月次濟州元帥府官軍及群盜來歸者凡  
八萬人元祐皇后降手詔迎康王畧曰漢家之厄十  
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堆重耳之尚在茲  
爲天意夫豈人謀是時曹勉自河北攜歸以蠟書來  
進乃徽宗皇帝御札蓋是三月初三日徽宗行幸虜

營親書九字於衣領上云便可即真來救父母押付  
宰相何奩召康王與兵以旨恢復曹勉得御札於河  
東至四月末旬方達康王閱書慟哭哀不勝情  
次日宗澤百官勸進謂南京乃祖宗受命之地取四  
方運漕尤易大王宜早正位號即皇帝位然後號召  
諸將以旨恢復舊京迎二聖車駕回宮康王辭拒再  
三不得已從臣寮之請以是年五月庚寅朔即皇帝  
位於南京改元建炎大赦天下詔云誤國害民如蔡  
京童貫王黼朱勔孟昌齡李彥梁師成譚稹及其子

孫見流竄者更不復叙又詔云民貸常平錢悉與蠲  
赦青苗錢罷去祖宗上供自有常數後緣歲增不勝  
其弊當裁損以舒民力比來州縣受納租稅務加槩  
量以規出剝可令禁止應臨難死節之臣許其家自  
陳應違法賦歛與民間疾苦許臣庶具陳辛卯尊元  
祐皇后爲元祐太后

詔改宣仁皇后謗史播告中外止貶蔡確蔡子邢恕  
十一月罷耿南仲議者謂陛下欲進兵京城爲南仲  
父子所阻高宗曰南仲誤淵聖天下共知朕當欲手

劍擊之命南仲安置南雄州又論主和誤國之臣如  
李邦彥吳敏蔡懋李棨字文虛中鄭望之李鄴等各  
竄嶺南軍州

建炎二年金虜陷河中府守臣席益先去權府郝仲  
連乃我死於虜十二月虜分三道入寇粘罕自雲中  
拔河南幹商曷攻山東婁宿攻陝西

六月李綱入見先是顏岐奏高宗曰邦昌金人所喜  
宜增其禮李綱金人所惡宜置閑地綱既入見奏曰  
外廷之議命相於金人喜怒之間更望審處高宗曰

朕已告之以朕之立亦非金人所喜岐自是語塞乃  
拜李綱為相赴都堂治事綱目上十議一議國事二  
議巡幸三議赦令四議僭送五議偽命六議戰七議  
守八議本政九議又任十議修德李綱又定中興規  
模有先後之序當修軍政變士風俗邦財寬民力改  
弊法省冗費誠號令信賞罰擇帥臣監軍政內事已  
修然後具師而所急者當先理河北河東今河北惟  
失真定等四郡河東惟失太原等六其餘郡皆在且  
推其土豪為首多者數萬少者數千不早遣使慰諭

即為金人有矣宜於河北置招撫河東置經制以宣  
德有能保一郡者寵以使名如唐之藩鎮則無北顧  
之憂矣因薦張所為河北招撫王奕為河東經制使  
傅亮副之

學士趙子崧言京城士人籍又謂王時雍徐秉哲吳  
升莫儔范瑗胡思王紹王及之顏傳文徐大均皆左  
右賣國通太上皇取皇太子汚辱六宮捕繫宗室盜  
竊禁中之物公取嬪御都城無小大指此十人為國  
賊張邦昌未有反正之心此十人者皆日夕締交密

謀勸以久假乞正典刑以為萬世臣子之戒竄張邦  
昌潭州居住尋賜死論從偽罪竄逐各有等差七月  
右正言鄧肅請竄張邦昌偽命之臣潘良貴亦乞分  
三等定罪高宗以鄧肅在城中知其姓名令吳實來  
奏發肅乃奏言叛臣之上者其惡有五一自侍役而  
為執政者王時雍徐秉哲吳升莫傳李回也二自庶  
官及宮觀而起為侍從者胡思朱宗之周懿文盧襄  
李權張定尹是也三撰勸進與撰赦書者顏傳文王  
紹是也四事務者金人已有立偽楚之語朝士集議

不如禮遂私結十友作事務官講冊主之儀五因  
邦昌更名者何昌言昌辰是也已上定為叛臣之上  
實之嶺外其次者其惡有三一曰諸執政侍從臺諫  
稱臣於偽楚及拜於庭下是也執政則馮澥曹輔侍  
從已行遣矣獨有李會尚為舍人臺諫則洪昌黎確  
及舉臺之臣是也當日有為金人根括而被杖者四  
人以病得免二日以庶官而陞擢者不可勝數乞委  
留守司按籍考之則無有遺者三曰願為奉使者黎  
確李健陳戩是也已上定為叛臣之次於遠小州軍

編置羈管

詔宗澤留守東京李綱薦之也先是虜使八人以使  
僞楚為名澤擒使者械繫之宗澤抗疏請高宗還京  
七月詔也太朝神主赴行在仍命移所拘虜使于別  
館宗澤又上疏曰臣不意陛下再听奸臣之語浸漸  
望和為退走計遣官奉迎神主棄河東北淮南陝右  
七路生灵如糞壤又令迂虜使於別館不知一二大  
臣於賊虜情款何其厚而於國家訂謨何其薄也八  
月元祐皇后發京師都人始劫車駕還内及太后行

安不番浹九月累表請上還京時宗澤募義士守京  
城造決勝車二千餘乘擬形勢定二十四壘壁干城  
外駐兵數萬結連兩河山水寨及陝西義士乃表上  
曰臣比聞遠近之驚傳謂主上有東南之巡幸此誠  
王室安危之所係天下治亂之所關增四海之疑心  
置兩河於度外表上不報宗澤又抗疏極言京師祖  
宗二百年基業陛下柰何欲弃之以遺海陬一曰虜  
高宗付中書省議汪伯彥黃潛善相與訕笑謂宗澤  
為淮張慈厲声曰如宗澤忠義若得數人天下定矣

何畏乎金賊哉二人語塞十一月粘罕欲併力旨汴  
知宗澤有措置大畧未可力旨遂遁而去十二月虜  
再犯東京宗澤敗之虜果不得志而遁宗澤遣判官  
奉表請高宗還京且曰神京者太祖太宗一本之本  
根願以二百基業為念高宗下詔擇日還京建炎三  
年宗澤招撫河南群盜又募義士合百餘萬糧可支  
半歲之食澤上二十餘疏請高宗還京又上疏欲合  
諸將渡河汪伯彥黃潛善立主遷幸東南之議忌宗  
澤成功屢沮撓之澤因憂鬱成病十月宗澤疽發背

死臨終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又厲聲高  
吟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遺表猶贊  
高宗還京以杜充為東京留守克反宗澤所為由是  
兩河豪傑皆不為用城下兵往往去為盜賊王倫使  
虜與傅雱俱在粘罕軍前為其所留建炎三年五月  
洪皓充通問使高宗遺粘罕書願比藩臣七月胡寅  
請絕和議乃上疏曰

臣聞和之所以可講者謂內地用兵勢力相敵可  
也非強將盛衰不相侔所能成也以使命之弊為

養之費此乃晉惠公征繕立圍之策漢高祖迎太  
公呂后之謀也以今觀之彼強我弱勢力不侔若  
納賂則孰富於京室納質則孰重於二帝飾子女  
則孰多中原佳麗遺大臣則孰重異意之宰執以  
此議和徒墮虜計中而爲其所給也爲今之計莫  
若罷絕和議一意自治命將治兵裕財足食以蓄  
恢復庶不虛老歲月爲虜所餌也

胡寅疏入召胡若愚其切直罷之

高宗因宗澤累表還京之請至是時宗綱入相月餘

邊防軍政已累就緒高宗下詔修京城乃曰

朕欲統督六軍以撫京師及河東北路已迎奉隆  
祐太后澤遣六宮及衛士家屬置之東南朕與群  
臣獨留中原可繕脩都城擇日還京故茲詔示想  
宜知悉

高宗雖下詔修京城而還京之意終未決車駕行李  
未有定向李綱諫曰今六飛縱未入關當適鄧襄以  
寺不忘中原之意近聞一二執政勸陛下遷幸東南  
果爾則中原非我有矣高宗曰但奉迎六宮往東南

爾朕當與卿留中原綱拜賀故降前詔汪伯彥黃潛  
善從容言於上曰上皇之子三十人今所在者惟聖  
体耳可不為避狄計萬一京師不守則大事去矣陛  
下試熟思之高宗又降手詔謂京師今未可往當幸  
東南為避狄計李綱力爭以為不可幸東南請駐鄧  
襄乃詔脩鄧州城舍人劉瑔亦抗疏言當今之要在  
審事機日力為急務南陽密邇中原乃以號召四方  
又有長大險可以固守士大夫多附其議九月謀報  
金虜犯河陽迫近東京乃下詔幸淮甸從汪伯彥黃

潛善之請也建炎二年春正月高宗幸揚州虜陷徐  
州守臣王復罵虜不屈粘罕聞韓世忠守淮陽乃分  
兵萬人趨揚州以大兵迎世忠世忠不能敵遂陷淮  
陽劉光世領軍迎敵未至淮而軍潰是時朝廷所用  
汪伯彥黃潛善初無遠畧東京委之御史南京委之  
留臺泗州委之郡守所報皆道听塗說之言虜謀知  
朝廷不戒詐稱李成黨以款我師張浚率同列為執  
政言虜勢猖獗盍為之備汪黃二人笑而不答當時  
天長軍報金虜已至高宗大驚乃躬環甲胄上馬南

巡汪伯彥黃潛善二相方會食中書堂或苦以虜至  
二相以不足慮荅之堂吏呼曰駕行矣二相且驚愕  
戒服鞭馬以逐與軍民爭門而出死者不可勝數大  
理寺黃鍰至京口軍人以為潛善罵之曰誤國誤民  
皆汝之罪黃鍰方與辯其非是而首已斷矣季陵取  
九廟神主奉之及山門甲騎塞路行數里回望揚州  
城煙焰漲天矣後八有詩一首

詩

門外飛塵

未歸

安危大計類兒嬉

曰

君王馬上可船渡

丞相堂中食未知

是時呂頤浩張浚聯馬追及高宗于瓜州得小船乘  
之以渡江二月至杭州以州治為行宮四月高宗如  
建康府時張浚與呂頤浩建議幸武昌為趨陝之計  
右諫議滕康中丞張守力持不可且曰今日根本也  
張浚西行之議遂寢閏月詔試駐蹕地始張浚建武  
昌之議欲與秦川首尾相應呂頤浩是之浚行未幾  
江浙士大夫動搖頤浩遂廢初詔以十五封進入大  
率言岳鄂道遠饋餉艱難又慮上駕一動江北群盜  
乘虛過江則東南非我有矣高宗离建康幸浙西詔

改杭州為臨安府先令奉太廟藝祖以下九廟神御  
如臨安七月命杜克留守建康十一月虜犯采石渡  
遂趨馬家渡濟江陷建康杜克李棣叛降之惟通判  
楊邦義獨不降刺血書其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作  
他邦臣十二月高州自明州航海虜陷杭州兀朮過  
獨松嶺曰南朝可謂無人矣若以羸兵數百人守獨  
松吾不能遽渡哉張浚與虜戰於明州大捷建炎三  
年正月兀朮再犯明州與張浚戰數合張浚恐兀朮  
增益生兵是夜遁去虜屠明州一城受禍最慘三月

虜過吳縣統制陳思恭用舟師邀擊於太湖幾乎生  
獲兀朮四月韓世忠逃虜於鎮江世忠下令謂諸將  
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虜必登此覘我軍  
虛實仗兵邀擊戰數合詐敗兀朮輕兵來追伏兵四  
起幾擒兀朮再戰數十合虜累戰輒敗不能得濟願  
所掠人民益以名馬假道世忠不從預先命鐵匠治  
鐵為長纒貫以大鈞每鏈一纒則曳一舟兀朮竟不  
得渡世忠出陣與兀朮道但迎還兩宮復還疆上歸  
報明主足相合也兀朮鑿大渠三十餘里上接江口

在世忠之上世忠尾結之虜終不得濟乃募所以破  
舟師之策者有賊臣告虜於舟中載士以手板鋪之  
俟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以  
火箭射蓬蔕可不攻而自破兀术用其策世忠奔舟  
奔還鎮江金虜犯江西者自荆門北歸牛阜邀擊大  
破之兀术屯六合并其輜重霄道兵飛時為淮南統  
制以所部兵邀擊兀术大敗兀术謹與數騎遁去自  
張浚明州一捷之後有太湖之捷金山之捷兵飛靜  
安之捷牛阜安豐之捷吳玠和尚原之捷承金平之

捷采石之捷廿三戰功自是中國之兵勢復張英紹  
興初賊臣秦檜依違辣入寇用檜為參謀挈家泛小  
舟抵漣水軍自言示虜人之監已者然全家同舟婢  
僕亦如故朝士多疑之惟范宗尹李回與檜厚善力  
薦其忠及引對檜言如欲天下無事須南自南北自  
北則無事矣高宗曰如此則朕亦北人安將歸乎明  
年二月用秦檜參政自此則復倡和議以沮諸將恢  
復中原之氣遂定都臨安府一時士大夫甘心講和  
酣秦於湖山歌舞之娛而忘父兄不共戴天之仇矣

世之儒者謂高宗失恢復中原之機會者有二焉建  
炎之初失其機者潘善伯彥倫安於司前誤之也紹  
興之後失其機者秦檜為虜用間誤之也失此二機  
而中原之境士未復君父之大仇未報國家之大耻  
不能雪此忠臣義士之所以扼腕恨不食賊臣之內  
而寢其皮也歟故創後村有詠史詩一首云

炎紹諸賢慮未精

區之王謝營南渡

往日中丞甘結切

可憐白髮宗留守

今道遺恨尚難平

草之江徐叔北征

暮年都督始知兵

力請茶陵華旧京

新刊大宋宣和遺事貞集終



